

中美贸易政策基调 应当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殷越男

摘 要: 随着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贸易不平衡的状况也愈益显现出来。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美国政府于近期再次推出了对于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有关规定。但这一规定过分注重安全的考虑,对于缩小美中贸易逆差的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时间去检验。笔者认为,这一规定的推出,不但难以达到改变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现状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很有可能还会加剧贸易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本文主要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形成的原因,对美国旨在缩小贸易逆差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规定的效果作了预期分析,提出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基调应当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关键词: 中美贸易失衡; 美国贸易新规定; 竞争; 合作

中图分类号: F7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08) 01-0061-07

随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中美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为两国经济的发展及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美中贸易逆差也在迅速增大,从而导致了美中贸易摩擦不断,美国频频推出了贸易限制性措施,近期又推出了“合法终端用户”计划,怎样正确看待这些措施,促进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事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审慎对待,理性处理,才有利于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

一、中美贸易关系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随着中国贸易增长速度的加快,中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2006 年,中国首次超过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还是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美国也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依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有望于 2008 年年初,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给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根据美中贸委会的研究,到 2010 年,中美经贸合作可使美国 GDP 增长提高 0.7%、物价水平下降 0.8%、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 1 000 美元、制造业生产率提高 0.3%。(高虎城,2007)尽管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但在中美经贸关系层级提高的同时,贸易不平衡也进一步扩大。

据中国海关统计,美国于 1993 年首次出现金额为 62.76 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逆差,到 2005 年达到 1 141.73 亿美元,是 1993 年的 18 倍。据美方统计,美国从 1983 年开始出现 3 亿美元的逆差,到 2004 年上升到 1 620 亿美元,2005 年达到 2 016 亿美元,是首次出现逆差的 1983 年的 600 多倍。美方统计

还显示,中国从1991年起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第二大逆差来源地,2000年后中国超过了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不断攀升,到2005年中国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26.3%,而且比位居第二位的日本高出1189亿美元,是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2.4倍。

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以来,中美双方对贸易不平衡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且争论至今。尤其是每当出现贸易摩擦时,美国总会指责中国没有很好地遵守全球贸易规则,压中国开放市场,甚至动辄采取强硬的单边行动,对双边贸易环境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事实上,中美经贸摩擦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欧美贸易摩擦相比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当时,日本和欧洲国家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生产效率等方面与美国相比可谓是势均力敌,其出口产品与美国出口产品之间展开的是“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替代性竞争。而与之不同的是,中美贸易中的许多中国出口产品的所有权、品牌属于权、销售渠道拥有权则均是由美国公司控制,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经贸格局,决定了两国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如果美国打击中国,有可能受到伤害的首先会是自己。

二、美中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本原因

面对不断扩大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由此产生的国会内部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参议院的保守派议员们将其归咎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低估,认为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低估使得中国在出口时拥有了不公平的优势。

笔者认为,中国向来奉行互惠互利的原则,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已经越来越密切,这绝不是只对中国单方面有利的事情。美国是高消费、高投资与低储蓄率共存的国家,这种经济体系,使得美国总需求长期超过总供给。2001年以来,虽然美国经济一波三折,但消费一直强盛不衰,成为进口不断上升的根本性动因,同时也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目前由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转移,美国进口产品的90%本土已不再生产。这意味着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但中国产品价格物美,深受美国消费者的青睐。很显然,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所致。美国大量和长期进口国外廉价的消费品和资源性商品弥补了国内相关产业的不足,提高了国内有效总供给,弥补了消费需求缺口,有力地抑制了经济过热,抑制了通货膨胀,使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国内价格总水平降低,为实现低通胀下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宽松的经济环境。

另一方面,凡谈到中美贸易逆差时,美方往往只强调货物贸易而忽略了服务贸易。事实上,过去10年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一直保持盈余,如果把服务贸易计算在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定会缩小。面对美国对中美贸易逆差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加大宣传力度,不能仅凭美国单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片面反映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要通过高层广泛宣传,让更多的美国民众,特别是国会议员们了解关于中美贸易中不为他们所知的另一面。希望美国国内相关人士,不要只关注表面的逆差,而应更深层次地了解逆差产生的真正原因,双方只有通过沟通、协商,才能共同解决好这个棘手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中美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已做过多方面的研究,除了由于中美两国采用的进出口统计标准不一致外,还有香港的转口贸易、各种贸易壁垒、汇率低估、服务贸易难以统计、产业结构转移以及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均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其中产业结构转移和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很可能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

1. 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长期逆差的直接原因 全球产业转移,在美国表现为“产业空心

化”；在东亚表现为“产业再次转移”；在中国则表现为“全球装配车间”，这些经济现象的发生都程度不同地导致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使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建立在了一个更高级别的产业层次上，表现为美国在技术、信息、金融、保险等服务贸易领域稳居世界第一，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则逐步让位，而制鞋、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退出。最近几年，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主要方式是对华直接投资。对华直接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方式绕开了我国的进口高关税壁垒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非关税壁垒的效应等价于把整体进口关税水平提高了9个百分点。因此，像汽车、化工、电子等我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较高的产业，美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比重最大。这种巨大动力来自于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这种投资为美国带来了多重利益。随着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华的子公司与美国母公司之间的内部贸易也不断增加。在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实施了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与返销相结合的策略。将部分产品就地销售的结果，不但占领了中国国内的市场份额，同时也减少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同类产品的数量，这一效应，大大减少了我国来自美国的进口；而跨国公司在华就地生产后，将部分产品返销到美国市场的结果，则大大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然而，那些就地销售的产品数字并没有被记录在美国的对华出口数据中，相反跨国公司对美返销的产品却记录在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统计数据之中。这样一来，由于跨国公司就地销售与返销，使得中国来自美国的进口明显减少，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大增加，实实在在地起到了支持美中贸易逆差扩大的效应。

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属于互补性贸易，因此，中美双方的贸易往来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美国由于产业结构的转移，使得每年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必须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轻工产品、纺织服装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机电产品等。这类产品进口弥补了美国大众对基本消费品和国民经济对部分生产资料的需求。从中国的低成本进口，除能大大降低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外，还能减轻美国国内资源的消耗，同时还起到了保护美国本土环境的作用，这对美国是绝对有利的。单就产业转移一项来看，据统计，90年代以来，我国对美贸易不平衡中，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对美形成的贸易顺差所占比例，基本上超过了中美贸易顺差总额的一半。因此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于2006年的2000多亿美元中的一半以上的额度，理应是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自己所为。

在美国产业大转移的情况下，实际上我国贸易增长的质量并不很高，我国企业承接的大多是经济效益低下的加工贸易。因此说，中美贸易的顺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虚顺差”。实质上，两国在贸易不平衡中，中国赢得了顺差，美国却赢得了利润。

2. 东亚地区产业转移也加剧了美中贸易逆差的扩大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转移的产业是服装、鞋帽、玩具等初级产品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西方发达国家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就是这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惠国家和地区。第一次产业转移的结果，在这些国家（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使其很快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地区）经济的腾飞，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地区）迅速丧失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这就促使这些国家（地区）又不得不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二次转移策略。由此亚洲四小龙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就成为了首选。这种二次转移的结果，使得这些国家（地区）原本是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但随着其对我直接投资的增加，就很自然地转变成了中国的对美出口。它们从本国进口原料，在中国加工，然后再出口到美国。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除以上提到的将近一半以上的“贡献”是由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所为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则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转

移过来的,再次转移的结果无疑使美中贸易逆差加剧。

三、美国就缓解美中贸易逆差推出新规定

为了缩小贸易逆差,美国推出了旨在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新规定,但美国为了能够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内保持30年的领先地位,规定只有不是被列入“限制列表”的高科技产品,才可以无限量地向中国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大打了折扣。

2007年6月15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专门负责出口管制政策的产业和安全局(BIS)宣布,将对出口中国的、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科技产品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同时推出了一个涵盖20个产品大类的限制出口名单和一份“合法终端用户”计划。按照“合法终端用户计划”,只有那些“被信任的客户”可以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购买所谓“限制列表”中的产品。“限制列表”的产品包括:飞机发动机、航空电子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激光、贫化铀、水下摄像机和推进系统、某些复合材料、一些电信设备、空间通信和防空设备等。

这次所推出的新规定与以往所设限的高科技产品的类别相比似乎略有放宽,但并不能简单地根据受限产品类别的减少,就断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真正放松了,相反,新规定可能会使出口和审查程序更为复杂,从而使得限制不但没有放松,反而更紧了。根据“合法终端用户计划”的要求,那些“被信任的客户”如果有跟踪记录,表明他们进口的那些受限产品,确实是用于民用,那么以后他们可以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购买受限产品。但美方要求那些申请者必须提供他们的有关商业信息,其中包括所有权人的情况、商业类型、进口条款、转移或者再出口的相关计划、内部控制要求以及产品进口后的使用跟踪记录等等。美国政府所设立的终端用户审查委员会,将负责对上述提交申请进行严格审查,审查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这些产品最终究竟是否能够被真正施于民用。

美国这一做法试图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以保护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垄断地位。但事实上,许多产品即使美国不出口,中国也可以从其他国家得到。就在美国新规定宣布前不久,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伦敦参加第七届中英经贸联委会时称,中国将扩大从英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对此,英国贸工大臣认为薄熙来的表态“令人鼓舞,对于中方的建议,很感兴趣”。英国是欧盟成员国中对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和第三大贸易伙伴,英中贸易同样也受到了贸易失衡的困扰。2007年的前5个月,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85亿美元。对此,薄熙来在伦敦指出:“中国无意追求大额顺差”。由于中英产业结构和生产发展水平不同,生产成本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异,短期内贸易不平衡难以消除,如果仅仅从一般货物贸易着手,很难解决,甚至从根本上解决不了贸易失衡的问题。为此,中国准备增加从英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和一些品牌产品,并邀请英国企业参加广交会和中国的几个大型展会。此外,薄熙来还提出每年要召开一次中英经贸联委会,切实解决双边经贸问题。随后双方签署了《中英经贸联委会第七次会议联合公报》和《中英促进贸易、投资及企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协议。这都表明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是积极的、务实的,这对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希望美国能够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大量出口、对华先进技术的大量出口,以弥合两国间长期存在、并有逐步扩大趋势的美中贸易逆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第二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也再次表达了中方的意愿。她说:“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已从2001年的18%滑落到了2006年的9%。这种强化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对华2300多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就是说,美国新推出的这一规定,很有可能不但不会使贸易逆差缩减,反而会使现已存在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

美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在新规定的说明中说:最新发布的对华出口政策旨在“谋求在与中国的

复杂关系中的平衡”，“让美国企业更容易向那些通过预先评估的中国民用客户出口，同时限制那些可能增强中国军事实力的美国技术的出口”，并称这是“符合常理”之举。新规定效果究竟如何，真能像美商务部部长所说的那样吗？我国多数专家对此深表怀疑，认为，美国新规定有可能将进一步使中美贸易失衡加剧。

四、中国为缓解贸易不平衡推出新规定

商务部2006年10月公布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我国将从重视出口创汇向进出口均衡发展、实现贸易平衡转变。这意味着，在新的时期。国家和行业都及时转变了观念和思路。从这个历史时刻起，“促进贸易的平衡发展”将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取向。同时也昭示：中国外贸发展已步入一个需要谋求进出口双向平衡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外贸政策已经从普遍鼓励出口转向了按产业政策鼓励与限制相合、从偏重货物贸易向货物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相结合。

从国际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不足之苦，都希望本国贸易基本平衡或略有顺差，并为扩大外汇储备规模进行着长期艰苦的奋斗。我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也是我国经济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的结果和重要标志。近年来，正因为出现顺差和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使我国摆脱了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外汇缺口”，消除了长达几十年的“出口创汇”压力，使我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但对于近年来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新的贸易冲突频频出现，特别是近年来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可谓是接连不断。为缓解由贸易顺差过大引发的新贸易问题，中国政府多次推出贸易新规定。

2006年9月14日，中国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5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自9月15日起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该次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税收政策调整属于结构性调整，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的综合措施之一，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推动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根据这一通知，中国取消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将降低。其中包括：142个税号的钢材出口退税率将由11%降至8%；陶瓷、部分成品革、水泥、玻璃的出口退税率分别由13%降至8%或11%；部分有色金属材料的出口退税率由13%最低降至5%；纺织品、家具、塑料、打火机、个别木材制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降至11%；非机械驱动车(手推车)及零部件的出口退税率由17%降到13%。

此次调整也将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包括将重大技术装备、部分IT产品和生物医药产品以及部分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出口的高科技产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提高到了17%；将部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的出口退税率由5%或11%提高到13%。

时隔不足一年，2007年6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再次发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调整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财政部出台这个政策，其意思十分明确，就是要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这次政策调整涉及面较广，涉及的具体商品多达2831项，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如：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盐和水泥等矿产品、皮革、简单有色金属加工产品，以及分段船舶和非机动船舶等。二是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纸制品、植物油、塑料和橡胶及其制品、部分石料和陶瓷及其制品、部分钢铁制品、焦炉和摩托车等低附加值机电产品、家具，以

及粘胶纤维。三是将1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主要包括:花生果仁、油画、雕饰板、邮票和印花税票。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和以前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没有设置过渡期。

以上新规定的再次推出说明,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易在反省后日趋理性。它预示着我国外贸发展的理念从过去单纯的“奖出限入”将转变为“进出并重”的原则。

五、尊重事实、加强理解、促进中美贸易平衡

2007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闭幕词中总结说:“美国和中国都懂得,理顺我们的经济关系,不仅对我们的人民,而且对世界经济都至关重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有效处理好中美间的贸易关系呢?

笔者建议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来处理中美贸易关系:(1)继续开展高层的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双方都希望从政府的高度搭建一个合作平台,为两国企业的交流创造有利环境,尤其在一些新兴领域,比如:能源、环境、医疗健康、金融、银行等。(2)通过客观的第三方非政府性的国际贸易组织,为双方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解决两国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和冲突。

中美两国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经贸伙伴,双方虽然有时也会有争议,但两国企业间的交往必将越来越多,两国的经贸关系将更加密切。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摩擦,有时并非是实质性利益的碰撞,而是缺乏相互了解产生的误会。美国政界和商界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这将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然而美方在未充分听取中方意见的情况下,执意公布上述最新规定是有悖双方合作精神的。新规定的实质是给两国正常贸易设置了不合理的障碍,在不符合双方企业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我国为扩大自美进口所做的各种努力,不利于促进中美贸易的均衡发展。我们希望美方能从维护两国长远利益出发,从企业实际利益考虑,采取建设性举措,逐步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

但也要承认,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个长期问题。为此,站在中方的角度来看,首先,中国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改变对美的惯性贸易思维,尤其要重视与美国参众两院的接触,在贸易谈判中,争取美国议员的支持,这是因为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才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关键。另外,还可以通过中国的一些贸易协会团体向美国的相关产业集团耐心解释,向他们说明事实真相和利害关系。对那些支持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不希望美国政府对我国进口产品进行限制的企业或利益集团,中国方面可以呼吁他们在美国国内通过法律途径和政治游说途径,向政府施加压力。

如果美国执意收紧出口管制政策,可能会使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这让人不得不怀疑美国在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上是否真有诚意。因此,从长远来看,美国政府放宽乃至取消现行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深化中美经贸发展与合作,是尽快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关键所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全球贸易逆差中的一个问题,它是结构性的、历史性的和渐进性的。中美贸易差额的存在反映了两国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差异性,它是历史形成的,并将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这种逆差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

总之,中国对世界将更加开放,中美企业合作的平台将更宽阔、更高远。美国企业在我国开展业务,对美方有益,也会给中国带来繁荣,通过沟通,促进相互间的了解,最终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因此,美国应当鼓励廉价产品进口,加速国内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的转移,获得结构性增长。中国也应当扩大进口,保持中美贸易长期平衡;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层次,使中国经济走

电子商务下物流发展的对策研究

佟喜彦

摘 要: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作为电子商务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流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商务模式必须以可靠和高效的物流运作为保证,而我国物流目前的某些现状却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本文在明确电子商务与物流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电子商务物流所面临的问题,并从物流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制约表现及对策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电子商务; 现代物流; 制约; 对策

中图分类号: F25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08) 01-0067-05

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电子商务活动已经成为一股浪潮,迅速在Internet网上蓬勃开展起来,并迅速渗透到每一个行业领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的力量。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活动形式连接起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在电子商务改变着传统产业的同时,物流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电子商务对物流的影响和作用,而忽视了物流对电子商务的反作用,忽视了物流发展的滞后会给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的瓶颈作用。时至今日,电子商务与物流的关系愈加紧密。准确定位物流与电子商务的关系、分析物流发展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制约要素,并针对物流的瓶颈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效率更高、更可持续的结构增长轨道。中美经济结构是属于互补性、共生性、共益性共存的经济结构,因此,中美贸易政策的基调应当是合作,而不应当是竞争。

(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 [1] 李文璟. 东亚地区产业转移与中美贸易逆差实证分析[J]. 经济金融观察, 2006, (5).
- [2] 陈文敬, 李伟. 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J]. 国际贸易, 2006, (3).
- [3] 王雪坤. 我国外贸发展进入战略转型期[J]. 国际贸易, 2006, (5).
- [4] 刘建江.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共存的机理[J]. 国际经贸探索, 2005, (7).
- [5] 李响. 还原中美贸易逆差的真面目[J]. 国际贸易, 2005, (8).
- [6] 岳雪峰. 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根源探析[J]. 环球经贸, 2005, (7).
- [7] 尹翔硕. 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及我们的政策重点[J]. 世界经济研究, 2006, (8).
- [8] 倪建军, 王力, 王凯. 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J]. 现代国际关系, 2006, (6).
- [9] 吴云雁. 全球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影响[J]. 统计观察, 2006, (9).
- [10] 王雪坤. 我国外贸发展进入战略转型期[J]. 国际贸易, 2006, (5).
- [11] 梁碧波.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的理论透视[J]. 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2).
- [12] 彭有祥. 中美贸易逆差成因及解决途径探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06, (2).
- [13] 彭永福. 美国贸易逆差原因探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05, (5).
- [14] 王宇新. 出口退税新规定意在产业结构调整[N]. 中国经济时报, 2006-09-19.